

扬泰
文库

社会文化系列

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

王永平◇著

MIGRATION OF
SCHOLARS
AND
CULTURAL
EXCHANGE
IN
MEDIEVAL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社会文化系列

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

王永平◇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 扬秦文库 · 社会文化系列 ·

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

著 者 / 王永平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65595789

项目经理 / 王 绯

责任编辑 / 徐辉琪

责任校对 / 雪 闻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1

字 数 / 270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190 - 586 - 5/K · 139

定 价 / 24.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扬泰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范 明

副主任 姚文放(常务) 谢寿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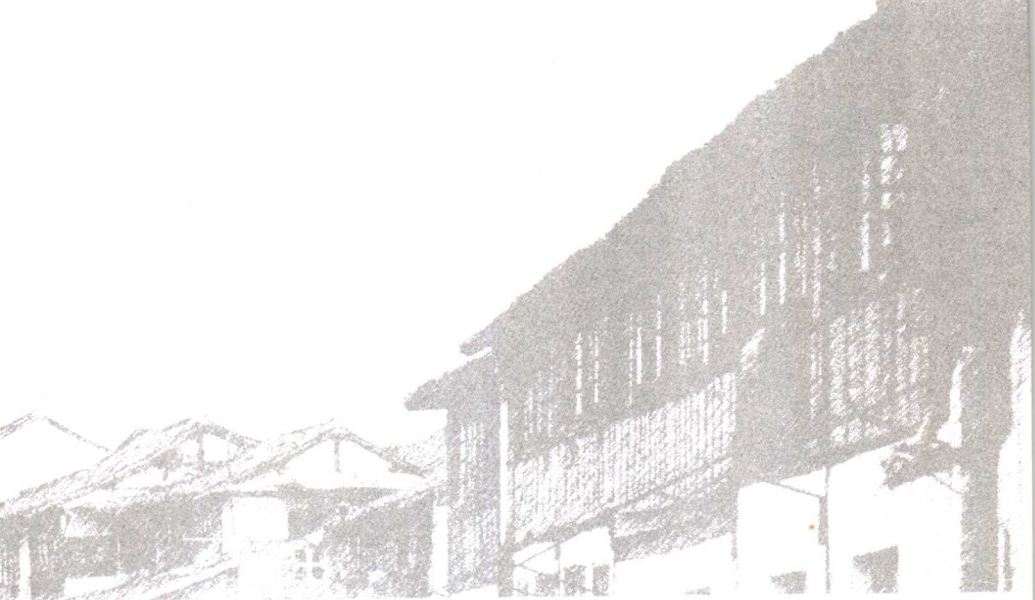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绯 田汉云 刘 诚 范 明

杨家栋 仵荣本 周新国 陈 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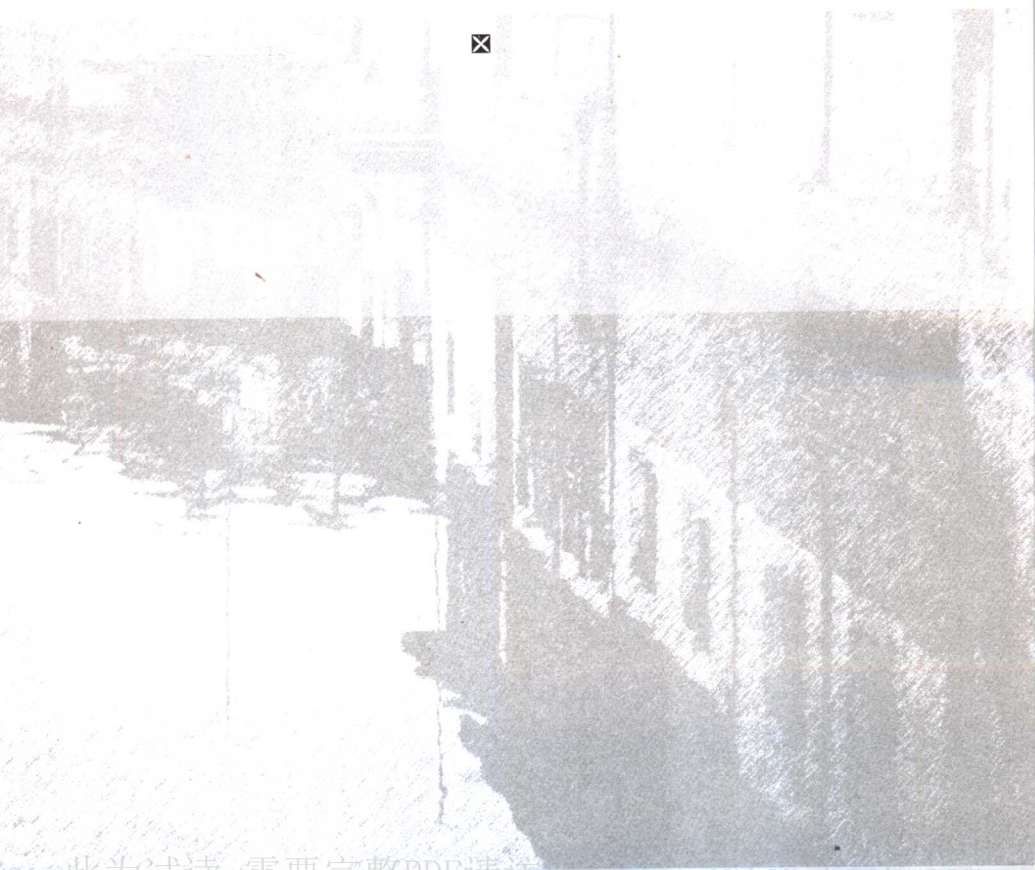
姚文放 蒋乃华 谢寿光





**江苏省重点高校建设项目
“扬泰文化与两个率先”重点学科课题成果**

✕



《扬泰文库》总序

在历史上，扬州、泰州地区曾是蜚声遐迩的东南重镇，具有襟带淮泗、控引江南的地理优势，利尽四海、民生所系的经济地位，磅礴郁积、精光勃发的文化积淀。以扬州、泰州为中心的苏中、江淮地区，也是全国的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津。山川形胜，人文氤氲，孕育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在商业文化、政治文化、管理文化、伦理文化、宗教文化、法制文化、学术文化、审美文化、语言文化、科技文化等方面都有辉煌的建树，对于当地及周边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力赓续至今而经久不衰。

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江苏省肩负着“两个率先”的神圣使命。在 2003 年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和江泽民同志先后到江苏代表团作了重要讲话，要求江苏“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为全国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两个率先”，这是党中央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战略部署的高度对江苏作出的明确要求，也是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构想对江苏提出的殷切希望。而扬州、泰州地区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在江苏全省实现“两个率先”的整体目标中起着纽带和传导的关键作用。

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终究需要上升到文化的层面，同时也必

须得到文化的凝聚和引领,才能进入良性循环;需要在开发物质资源、经济资源之外开发本地区的文化资源,借助文化的巨大凝聚力和吸引力来获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和潜力。经济强省最终必须建成文化强省,经济发达地区最终势必成为文化发达地区。在这一点上,正如江泽民同志题词:“把扬州建设成为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名城”,扬州、泰州地区的优秀文化传统得以发扬光大,无疑是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提升本地区文化品位必不可少的前提和背景,这种促进和提升的作用和意义甚至超出了本区域的范围而具有更为广阔的辐射空间,从而成为江苏省实现“两个率先”这一宏伟目标的重要方面。

扬州大学作为扬州、泰州地区惟一的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借全国高校体制改革之东风,逐步形成了学科门类齐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显著特点,深感有责任也有义务集中人文社科多学科的精干力量,发挥融通互补、协同作战的优势,对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的扬、泰文化进行综合研究,挖掘、整理其丰厚资源并赋予新的时代精神,阐扬其独特蕴涵并寻找与当前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文化变革相结合的生长点,对于地方乃至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江苏省人民政府在“九五”对扬州大学进行重点投资建设的基础上,于“十五”期间继续予以重点资助,主要培植能够充分体现学科交融、具有明显生长性且预期产生良好经济、社会效益的五大重点学科,其中从人文社科诸学科中凝练而成的就是酝酿已久的《扬、泰文化与“两个率先”》重点学科。这一重点学科的凝成体现了将扬、泰地区优秀的古代文化与灿烂的现代文明有机交融,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发扬光大的理念,也符合扬州大学人文社科诸学科以往的专业背景、研究基础和今后的学术追求、学科发展。该重点学科包括了扬州、泰州地区审美文化研

究，扬州学派研究，扬、泰及苏中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研究，扬、泰社会文化形态研究等4个研究方向。

《扬、泰文化与“两个率先”》重点学科建设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就是形成一套《扬泰文库》，其中包括4个系列80种学术专著，共计2000万字。这是一项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型文化工程，它汇集了众多学者的智慧和学识，体现了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可以期待，这套文库的出版，将对当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文明”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积极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扬泰文库》出版之际，我们要向始终支持和关心《扬、泰文化与“两个率先”》重点学科建设的各位领导和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要向负责审定书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位专家学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向筹划编辑出版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表示诚挚的谢意！他们所给予的指导和帮助，付出的智虑和辛劳，是这套文库得以问世不可或缺的前提和保证。

《扬泰文库》编辑委员会

2005年4月18日

序

承王永平兄的器重，一定要我为他的新著《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写些话。永平是我相交十年而又性味相投的好友，却之不恭，只有从命。

在魏晋南北朝研究圈内的青年学者中，永平的勤奋、踏实、敏锐乃至敏感，是许多中老年学者公认的，也是同辈如我十分敬佩的。因其勤奋，永平三十余岁便在学界崭露头角，四十刚过在职取得了南京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而十多年的勤奋耕耘，成果累累，个人专著两部，论文则不知多少篇了，有时我见到永平，会开玩笑说：“兄弟，照顾一下，我来不及消化呢！”话虽这么说，只要见到永平的文章，我还是会抽时间看看的，因为值得，因为有收获、有启发甚至有惊喜，而这缘于永平论著的行文实在而少虚言浮语、资料扎实而多敏锐解说、论题新颖而又立论坚强，我尤为喜欢者还在于永平对历史之人与事的深切体悟！我常常感叹：以永平的儒雅气质、人文性情、社会关怀以及强烈的文化使命感、高度的学术责任心，去研治汉魏六朝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真是契合无间，难怪永平的东西那么有感觉，他是把自己放到了那个时代，他是在用心地做着学问！

置身于研究对象的时代、并且以“心灵深处的那份情感积淀”寻求感觉，永平所著《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版）算是个典型。记得是在两年前的

夏天，有几天时间，我或坐或卧地读着这部 30 万字的著作，并不时记下点什么，为了写书评。那是难忘的几天。那几天的天气有些闷热，我又自来对空调颇为“感冒”，而品味永平的大著，却使我的心境收获了一份难得的清凉：如同充满了别样魅力的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一样，永平的这部著作，也充满了理解、关切、同情、感慨与智慧！读这样别具魅力的著作，起码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精神的享受。在浮躁功利的当今社会，最具贵族气质的六朝时代，已久被社会大众遗忘了，而如永平、如我这样的物质上的没落“贵族”、精神上的富有“贵族”，对六朝时代却特别地能够理解与关切，特别地能够引发同情与感慨，我们的心力之所以长久投注在那远去的时代，大概正是珍惜这难得的感受吧。

凭着这难得的感受，我所理解的永平的《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较之以往的同类著作，便有了诸多胜意：

首先，就研究旨趣言，以往的研究重视东晋南朝侨姓世族，永平则致力于探讨江东土著世族；以往的研究尤其是建国后大陆学者的研究多从政治、经济角度入手，永平则着重描述世族的文化面貌，剖析各别世族之文化特征所在——家风与家学；又以往的研究，无论是总体论述还是个案考察，“地域”都非其中的关键因素，永平则十分关注不同地域及其各自的文化传统。

其次，就研究结论言，以往有关六朝江东世族文化面貌与文化特征的认识，存在诸多的模糊、笼统之处。永平明确指出：家风家学不仅是世族文化的主要表征，而且发挥着维系家族传衍的功用。具体到六朝江东世族，其家风的基调是崇尚儒家，以此治家，以此治国；其家学的主要特点是以儒家礼学为核心，致力文学与艺术，兼容玄学与佛学。又其间既有着对传统的固守，也有因时随世的变异调适，但比之侨人，江东世族就其整体而言，文化心态显得较为保守。

第三，就研究方法与视野言，永平将个案、群体、比较、推扩四个层次的研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通过个案研究，以展示各家族

在六朝时期演进的轨迹及其文化面貌，解决诸多具体的学术问题。又通过群体研究，指出江东本土世族群体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群体概念，而且具有文化习俗的内在一致性。再者通过比较研究，分别出江东各家族文化的“共相”与“殊相”，并进而注意到江东家族与侨姓世族的比较，由此观察南、北世族间的文化差异及其交流状况。难能可贵的是，永平还推而扩之，将家风家学与各族之社会政治活动结合起来考察，认为正是由于家族文化的差别，导致了在同样的门阀制度的保护下，各别世族的盛衰遭遇与命运有着明显的差异，并对诸多的相关问题作出了圆融通达的解释。

要之，永平的《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将陈寅恪、钱穆、王伊同等先生有关中古世族家风家学的宏论，落实到了具体的时空范围内与家族对象上，并进而得到了有力的证实，从而在传统的学术领域作出了超迈以往的学术贡献。

永平的新著《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以下简称《迁移与交流》），与《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有着天然的联系，如果把《家风家学研究》比作深厚肥沃的土壤，那么《迁移与交流》便是这土壤上长出一棵华盖大树，是在相对新兴的学术领域作出了扎实不凡的学术开拓的又一部力作。

《迁移与交流》之不凡的学术开拓，体现在这样的总体思路中：

其一，在“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的历史中国之时空范围里，无论统一时代还是分裂时代，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乃至心态文化，其形成、发展、演变，皆与地域因素不可分离，生产力水平越低，地域因素的影响便越大。这并不是宣扬地理环境决定论，反之，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地理环境影响经济形态，经济形态影响社会文化，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石所在。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之相当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造成了历史中国各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多样化。不仅远古、上古时代历史中国不同地域间的文化差异极为明显，即便近

代、现代，这种地域文化差异仍是客观存在的，诸如南北差异、东西差异、省域差异以至省内差异。以省内差异为例，江苏就被划分为宁镇、苏锡常、扬泰、通盐、徐淮等几大文化区。

其二，既有文化的差异，就有文化的交流。有意思的是，文化差异越大，一般来说，文化交流就越速，这就仿佛流动的水，落差越明显，流速便越快。当然，文化交流是深还是浅，文化联系是直接还是间接，文化接触是融会还是冲突，也联系着政局的统一还是分裂、统治者的提倡还是反对、思想观念的接纳还是排斥以及民族传统的功利实用与否。即以民族传统说，有学者指出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当饭菜吃，虽慢而一旦消化了就变成自身的一部分，日本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当衣服穿，虽快而难得其中的精髓。

其三，无论文化的差异抑或文化的交流，都离不开人。人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大则民族群、民族、家族集团，小则家族、家庭、人群、个人，他们创造着、承载着历史，如此，理解与研究历史，便不可不理解与研究人。理解与研究文化的差异、文化的交流，当然也不可不理解与研究人。

然则在上述的总体思路框架下，《迁移与交流》之扎实的学术开拓，显示于如下围绕中国中古时代的具体论述中：

其一，人是文化传承与散布的最活跃载体。人口的膨胀或社会的动乱往往会造成人口的迁移，而不同地区间的人口迁移必然造成异质文化的交流。士人是精神文明、学术文化的结晶，士人的流动必然形成学术文化与思想观念的传播。而在不同地域间的士人接触过程中，又难免出现因利益、风俗、宗教、学风等因素引起的对抗和冲突。

其二，中国中古时代，江南地区迅速发展，出现了“地域自觉”的诸多社会变化。这既是江南地区自身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致，也与当时中原文化的传播相关。特别是在汉末六朝时代，北方长期陷于五胡十六国和北朝的纷争之中，中土士民大量

南迁，造成了有史以来最广泛深入的文化传播。这应该认作是当时文化交流的“主旋律”。又有值得注意的“主旋律”外的伴奏音：随着北方政治、社会的几次趋向稳定，南方人士也不间断地入北，并因之形成南方文化北传的现象；特别是在北朝后期以及隋唐之际，南学北输堪称巨流。

说实在话，以上总体思路既关涉中国历史的大格局，以上具体论述又属于中古历史的关键点，而这些大格局的驾御、这些关键点把握，可以说都非常艰难。让我惊喜的是，永平在一定程度上驾御自如、把握准确，这便显出了学友、同时也是酒友烟友的永平兄的聪明之处：《迁移与交流》诸篇，通过对江南地域士人群体成长、壮大过程的考察，通过对汉晋间北学南传历程的分析，通过对北朝后期至隋代南学北输状况的论述，串联起了中古时代以江南地域为核心，而又广及江淮、荆襄、巴蜀、中原、青齐等地域范围内，士人流迁与文化交流的主要事件、重要现象。如此架构，达到的效果是：诸“点”联结成线，诸“线”汇通为面；既有微观个案的深入考论，又有宏观面貌的整体观照；不仅避免了平常之章节体著述的难免空泛，而且突出了难得的问题意识。

《迁移与交流》让我倍感惊喜还在于它引起了我的强烈的研究冲动，使我更有信心把曾经浅尝辄止的诸多题目继续做下去，使我更有兴趣把目前正在从事的几个课题扩大开来。比如我曾经浅尝辄止的《魏晋文学地理论纲》（刊《历史地理》第1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其中“文学家的群体流动与相关地区的文学局面”、“文学家的相对集聚与若干文学活动中心的形成”两小节，借鉴《迁移与交流》的研究路数，无疑可以深入地做下去；曾经浅尝辄止的《淮域形势与六朝历史》（提纲，主要内容见胡阿祥、吕俏霞《走向细化与立体的六朝历史研究——“江淮地域与六朝历史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通讯》第18期，2004年12月），则借助《迁

移与交流》提供的诸多直接史料与间接线索，能够发展为系列的论文。再比如我目前正在从事的课题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江苏社科基金项目“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都置重点于侨置制度的讨论、侨州郡县的考证，侨流人口则关注其迁移的形式、路线、过程、规模、安置，以及对侨居地的主动与被动选择；至于具体的人与家族及其对于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等方面的影响，则是出身历史地理专业的我感到难以把握的，而细细体味永平兄的《迁移与交流》，感受之一，就是舍此不论太不像话，略此而不详论也未免可惜，而且板起面孔来说大话，如我上述的国家与省课题，如果扩大一些研究范围并努力做好了，也会对永平兄《迁移与交流》式研究的拓宽加深提供些背景资料，起些参考作用，从而有益于学术的进步。

行文至此，打住之前，我想再谈一点治学的真切感受。在学术圈里摸爬滚打将近 20 年了，我常常感叹于这样的事实：在某一个时间和空间里，在地球上的几十亿生命中，曾经有人与我的精神状态、看的书、思考的问题是那样的相近，这就是佛家所讲的缘吧，也就是学问的魅力所在吧，它把本来不可能相识的人，连在了一起。我一直觉得，同行难得，由同行而成为朋友更是让人愉悦的事。若干年来，在历史地理、在中国古代文学、在魏晋南北朝史等领域，我就结识了不少这样的朋友。永平是做魏晋南北朝史的，对于历史地理与汉唐文学也有着良好的感觉，我们在一起正经地谈学问时，“关键词”往往是一致的。在此，我衷心地希望永平兄在保重身体的前提下，多多贡献充满智慧与关怀、见解深刻的论著，于我，则常常可以收获那已经难得的阅读快感！

胡阿祥于三栖四喜斋

2005 年 3 月 9 日

前 言

这部题为《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的书稿编校整理大体告一段落，即将交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作为作者，需要将自己写作该书的立意、主要内容及相关感受略作说明。

近十多年来，在历史学研究中，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比较受到重视。在这些领域中，学人们又特别注意将社会文化现象与特定的地域或人群、社会集团、社会阶层联系起来，作更深入、更广泛的综合性考察。这样的学术思路的转换，不仅使人们对许多历史现象获得了新的解释，而且大大地拓展了学术空间，“发现”了许多新的学术课题。每每地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视角独到的论文，在书店里看到选题别致的学术著作，作为个中之人，我们自然会感受到这一时代学术思潮的涌动。

当然，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任何所谓的新论，甚至所谓的新思潮、新方法，都有其历史的承继与归依。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上述学术现象固然是“新变”，但若追溯至20世纪30~40年代，则是对陈寅恪、汤用彤等学术大师研究路径及取向的一种“回归”。

作为这个变动时代的一分子，我与同时代的大多数青年学者一样，在不断观察学术风尚变化的同时，思考和调整着自己的研究课题。作为一名中国“中古史”的研究者，我最关注的是当时的社会文化问题。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化（即强调文化的历

时性发展与变化)，一地域有一地域之文化（即强调文化的空间性分布与差异）。一般说来，人们对前者比较重视，而对后者则易于忽略。对地域社会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中古时代而言，以地域为中心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具体历史时期的内在特点决定着我们必须凸显这种“地域”视角和意识。

确实，社会文化的形成、发展从来与地域因素不可分离。地域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有时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便造成了各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多样化。历史越古老，时代越久远，文化的地域性差异便越明显。古人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风俗观便是对这一现象的概括。

不过，在强调文化的地域性的同时，必须避免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我们应当注意寻找不同区域间的或隐或显的联系。从“长时段”和“整体性”的历史进程来看，不同地域间文化的独立发展是与人类社会一定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相联系的。随着某一地区或多个地区的社会或文化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不同地区的文化便会逐渐发生或深或浅、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不同的文化区域必然存在着“互动”——无论是冲突，还是融通——的现象。

在通讯和交通等联系手段相对落后的古代社会，沟通不同地域间文化交流的最有效的方式是人员往来。人是文化传播最活跃的载体。某一地区人口的膨胀或社会的动乱往往会造成人口的迁移，而不同地区间的人口迁移则必然造成异质文化的交流。士人是精神文明、学术文化的结晶，士人的流动必然形成学术文化与思想的传播。这样，随着不同地域士人间的接触，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因现实利益、社会风俗、宗教信仰、学术风尚等因素引起的各种冲突和交融。

中古时代，中国可以分划为许多个经济、文化区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所谓碣石以北、关中、关东和江南

的粗线条的划分，其中又可划为许多个小区域。秦汉时代，人们更关注东、西间的“互动”。降及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即所谓“中古”时代，南北之间的长期分裂与文化交流问题渐成主题。当时，江南地区出现了“地域自觉”的诸多深刻的社会变化。这既是江南地区自身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致，更与当时中原文化的传播相关。汉末六朝时代，北方长期动荡，陷于五胡十六国和北朝的纷争之中，中土士民大量南迁，造成了有史以来最广泛深入的文化传播。这是当时文化交流的“主旋律”。

有鉴于此，本书共有十二篇专论，以汉唐之间为中心，分别考叙了两汉时期、汉末、孙吴与蜀汉时期、两晋之际、南北朝和隋唐之际士人群体的流动与文化交流的史实，力图大体勾勒出一条南北文化“互动”的线索。之所以选择这几个时间段，主要在于其间皆处于中古时代南北方分合与文化交流的关键时刻。就地域而言，主要考察以江淮、江东等地域为中心的士人群体的发展与流动，揭示他们在南北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个别时代虽有逸出这一地域的情况，但仍可归纳在“南北流动”的框架内。

由于民族观念和文化意识等因素的影响，有关东晋以后的“正史”记载都以江南政权为所谓“正统”。这固然是一种“偏见”，但客观地说，在学术文化与思想理论水平上，江南地区在总体上要高出北方。从以上诸篇专论所揭示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到，以东晋立国江东为界，南北之间的人员流动与地域文化交流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秦汉、魏（西）晋，南方虽有间歇性的割据或相对独立的发展，但社会发展进展比较迟缓，在学术文化上主要接受北方文化的哺育。一旦北方王朝在军事上统一南方政权，南方地区的士人不仅在政治上沦为“亡国之余”，受到歧视，而且在文化甚至生活习尚诸方面也受到侮辱；他们对统一国家的文化虽有所“反馈”，但主要还是吸收和接受。南北朝隋唐之际，情况则有不同。尽管在军事上仍是北方占有优势并最终